

唐·乱

Tang Luan

君王与权臣的殊死搏斗

李旭东◎著

天涯论坛历史类头条推荐

安、史二人以匹夫之力撼动大唐江山，根源何在？
深陷危机，泱泱大唐盛极而衰，中国封建帝国如何自救？

作者抽丝剥茧 另类政治读解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唐·乱

唐王与校尉的殊死搏斗

中国历史故事

中国历史故事丛书

中国历史故事丛书
中国历史故事丛书
中国历史故事丛书



唐·乱

Tang Luan

君王与权臣的殊死搏斗

李旭东◎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乱 / 李旭东著.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209-08824-4

I . ①唐… II . ①李… III .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IV . 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8687 号

责任编辑 : 王 路 张洪雪

唐·乱

李旭东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 250001

网 址 :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 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18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ISBN 978-7-209-088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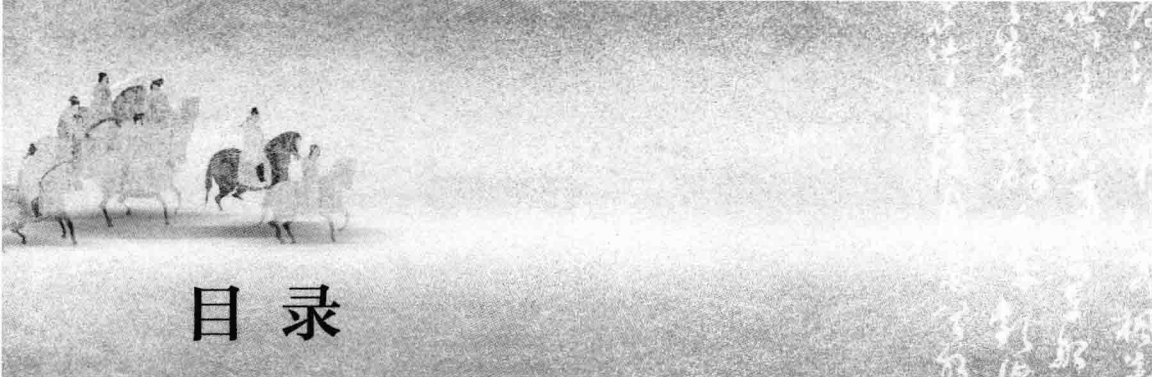
定 价 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010) 89581565

唐朝，一个孕育出天可汗的强大帝国，一个缔造过开元盛世的强盛王朝。安史之乱的突然侵袭使得唐帝国转瞬便坠入痛苦的深渊。

昔日的荣耀变成残存在风雨之中的记忆碎片。曾经铭记着盛唐昌盛的大明宫早已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曾经记述着盛唐繁华的东西市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唯有饱经沧桑的大雁塔仍旧仿佛一位垂垂老者默默诉说着往昔的辉煌。

为了全面了解那场终结大唐盛世的惊心动魄的变乱，让我们剥去时间的纱幔，抖去历史的灰尘，走进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时空……



目录

壹

盛世藏危局

- 歪打正着的从军之路 / 2
- 惊心动魄的宦海沉浮 / 12
- 波谲诡异的政治风云 / 19
- 扶摇直上的政治新宠 / 30
- 众说纷纭的惊人绯闻 / 35
- 风险巨大的政治投机 / 41
- 痛苦艰难的人生抉择 / 53
- 无法回头的不归之路 / 67

贰

石破天亦惊

- 渔阳鼙鼓动地来 / 74
- 甘洒热血写春秋 / 81
- 慷慨悲歌传幽燕 / 89
- 携手出征泯恩仇 / 93
- 燕赵之地起刀兵 / 96
- 烽烟四起捷报传 / 101

叁

国破山河在

- 痛断肝肠的潼关之战 / 108
- 失魂落魄的逃亡之路 / 117
- 扑朔迷离的马嵬之变 / 121
- 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 / 130

肆

乘胜奏凯歌

- 太原保卫战 / 150
- 皇位争夺战 / 157
- 两京攻坚战 / 163
- 初现端倪的裂痕 / 172
- 暗中角力的父子 / 178

伍

九州风雷动

- 贻害无穷的刺杀 / 186
- 难以置信的惨败 / 192
- 矛盾重重的磨合 / 203
- 置之死地而后生 / 208
- 逼迫之下的失利 / 215
- 父子相残的悲剧 / 217

陆

雨
来
风
满
楼

父子暗战 / 224

血色残阳 / 229

狂风骤雨 / 233

柴

北
定
中
原
日

攻与守，险恶环境中的激烈对决 / 240

隐与忍，山河日下时的一声叹息 / 243

得与失，捷报频传后的战争迷局 / 245

捌

千
秋
家
国
梦

去与留，大难临头时的命运思索 / 254

生与死，命运漩涡中的苦痛挣扎 / 261

进与退，政治风暴中的自我救赎 / 272

壹

盛世藏危局





歪打正着的从军之路

谁也不会想到繁盛的大唐帝国的命运居然会攥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突厥女人阿史德的手中。

她与其他女人的不同就是她是突厥巫师。突厥女巫可不是很多人印象中走街串巷并且装神弄鬼的巫婆，而是受到突厥民众敬仰的神的使者。

虽然阿史德在部落民众的心中是一个蒙着神秘面纱并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奇女人，但是她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巫师这个职业虽然让她过着衣食无忧而又受人尊敬的生活，可是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阿史德必须保持处女之身，因为她的身体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神，自然不容许任何世俗男子的玷污与亵渎，可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虽然春心荡漾的阿史德难以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可她的理智却告诉她必须要压制内心深处愈燃愈旺的欲望之火，直到遇到那个让她如痴如醉的男人。

被激情左右的她将所有的清规戒律都抛到了脑后，与那个男人共享鱼水之欢，沉迷其中而难以自拔。为了将心爱的男人永远地留在自己的身旁，阿史德决定为他生一个儿子，可迟迟无法生育却成为让她焦虑不安的难言之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法延续香火是一个男人可以随意抛弃女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怀着虔诚而又忐忑的心情向斗战之神轧犁山默默地祷告着。斗战之神在尚武的突厥民众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此前她已经无数次地失望过，而这一次她真的感动了上天。“难言之隐”

居然“一求了之”。不知是不是巧合，此后不久，她奇迹般地怀孕了。

在撕心裂肺的剧烈疼痛侵袭下，阿史德忍受着分娩的苦楚。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的啼哭声，阿史德终于可以摆脱分娩的疼痛，开启期盼已久的母亲生涯，她不会想到这个儿子居然会在唐帝国的历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孩子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安禄山。每位大人物出生时往往都会出现种种奇异现象，安禄山自然也不例外。据说他出生时，“光照穹庐，野兽尽鸣”。

其实早在北朝时，这种“感光而孕”的传说便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悄然流行。

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国君主匈奴人刘聪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梦日入怀”。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开国皇帝羯族人石勒出生时“赤光满室”。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出生时“其夜复有光明”。如果这段记载不是瞎编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极昼，要么是流星。由于拓跋珪出生的地方参合坡（今内蒙古凉城东北，一说山西大同阳高县西）距离北极圈还很遥远，肯定不会有极昼现象，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流星划破夜空，恍如白昼。

一直与安禄山兵戎相见的契丹部后来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他就是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他诞生之前，“母梦日堕怀中”。阿保机的母亲居然与刘聪的母亲做了一个相同的梦？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辽太宗皇帝阿保机之子耶律德光出生时“神光异常”。就连蒙古族远祖孛端察尔降生时也延用“感光而生”的老套路，因为不按套路出牌恐怕难以被众人所接受。

无论是刘聪、石勒、拓跋珪、耶律阿保机父子，还是孛端察尔都给本民族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禄山”在粟特语中本来是“光明”的意思，可是安禄山却给唐帝国带来无穷的黑暗。

喜得贵子的喜悦渐渐散去，阿史德很快便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因为安禄山的生父早早地就离他们母子而去。

史书对于安禄山父亲的记载凤毛麟角，以至于时至今日，安禄山的生父仍旧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经过专家考证，安禄山的亲生父亲是一位粟特商人。从中亚戈壁到渤海之滨，绵延万里的广大区域内都活跃着粟特商人的身影。唐朝营州是他们遥远的贸易之旅的最东端，而安禄山的父亲就在这里与阿史德相识、相知、相爱。

关于其生父死亡的原因已经无从考证。他是死于疾病，死于战乱，还是死于诱使女巫怀孕生子的仇杀，一切都不得而知。

安禄山即使在自己飞黄腾达之后仍旧很少谈及自己的生父，可见他与生父之间并没有多深的感情，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生父是粟特人，而母亲是突厥人，那么他就是“杂种胡人”。

现在，我们见到混血儿常常会投去羡慕的目光，可是在古代，即使在兼容并包的唐代，汉族人也从内心深处看不起胡人，而血统不纯的“杂种胡人”更是会受到诸多歧视。

在男权社会，一个单身母亲独自养育一个孩子的艰辛可想而知，所以阿史德不得不开始考虑再婚。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代女子在婚姻中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只能“嫁乞随乞，嫁叟随叟”，终身相随。无论是哪种解释，似乎都预示着女人只能被丈夫休掉而没有离开丈夫追求幸福的权利，甚至在丈夫死后也不得再嫁，应该继续为丈夫守节。

其实这种束缚妇女的思想是在程朱理学盛行之后才逐步确立的，尤其盛行于贞节牌坊林立的明清时期，而在唐代，女子因感情不和与丈夫离婚再嫁，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

突厥将领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看上了风韵犹存的阿史德。安延偃不会想到，这次二婚经历居然会给他和他的家族带来无上的荣耀，当然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古人发迹后总会想到光宗耀祖，因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一个人当上了皇帝，他也会追赠自己的父亲为皇帝，不管父亲生前如何卑贱，如何不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父亲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为温饱而忙碌的农民，居然也被冠以皇帝的名号被供奉在太庙之中。

臣子也一样。他们一旦得宠后经常恳请朝廷追赠自己的祖先官职。安延偃也不例外，后来被朝廷追赠为范阳大都督。

这些都是后话。带着儿子嫁人的艰辛生活可想而知，所以童年的不幸在安禄山心中留下深深的阴影，“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

作为游牧民族，突厥部落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无疑极大地开阔了安禄山的眼界。在迁徙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自然风光、地形地貌以及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这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提供了宝贵而又必要的知识积累。

如果安禄山继续待在突厥，他充其量只是草原上“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自生自灭，无人问津，可上天却不肯让他“轻轻地走，如同轻轻地来”。

开元初年，正值唐帝国最为昌盛富庶的时期，而突厥各部落却陷入无休止的血腥攻伐之中。安禄山所在的部族在部落争斗中溃散了。曾经熟悉而又亲切的茫茫大草原如今却让他无处容身。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乱使得十几岁的安禄山刹那间成熟了许多。在人生十字路口前，他不得不思考未来将何去何从，而他的决定无疑彻底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轨迹。

安禄山与堂兄弟安思顺和安文贞（两人均是安波注的儿子）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逃奔唐帝国，因为他们觉得开放的唐帝国可以敞开怀抱，接纳各个种族甚至各个国家的人，不过陌生的唐帝国也让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所以他们这次远行特意邀请了另外一个人同行。

这个人就是安道买将军失踪多年的长子安孝节。安孝节的弟弟安贞节此时正担任唐帝国岚州别驾，他与失散多年的哥哥团聚后不禁喜极而泣。

安贞节自然对安禄山等人心存感激，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安禄山、安思顺和安文贞。共同的逃亡生涯使得原本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三个堂兄弟走得很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渐渐长大的安禄山开始自谋职业，把目光投向了红火的边境贸易。虽然唐朝人不像现在这样对外语趋之若鹜，可是掌握几门外语仍旧可以在就职时脱颖而出。

熟知六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安禄山担任互市牙郎。唐帝国在边境设立方便边贸活动的互市，而互市牙郎就是利用语言优势撮合双方成交的中间商。



安禄山为了生计而奔波忙碌着。不知是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还是经受不了诱惑临时起意，三十而立的安禄山因为一次偷窃行为险些招致杀身大祸。

关于这场风波发生的时间，很多人轻信《旧唐书》的记载，“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安）禄山盗羊事觉”，武断地认为发生在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

可只要翻阅史书，我们就会对此提出异议。张守珪直到开元二十一年才从西北地区的鄯州调到幽州工作。《新唐书》《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对此均有记载。

《李永定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载：“（开元）二十一载，节度使薛楚玉差公（即李永定）领马步大人。”张守珪的前任薛楚玉到了开元二十一年还没有离任，所以张守珪调任幽州的时间绝不会早于开元二十一年，所以《旧唐书》的记载有误。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很可能发现这个错误，编纂《新唐书》时刻意回避了这件事的发生时间。

“安禄山偷羊事件”应该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或者之后的某一年。

当时，东北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少数民族契丹和奚给唐帝国东北边陲带来极大的军事威胁，张守珪的前任薛楚玉就因不称职而被免职。朝廷经过一番物色将能征惯战的张守珪调来幽州，担任节度使。张守珪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来到全新的工作环境，到任后铁腕治理幽州。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安禄山不幸被张守珪亲手燃起的熊熊烈火烧到了！

安禄山因为盗窃别人家的羊被逮捕了。惊恐不安的安禄山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命运神奇地让安禄山和张守珪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相遇了。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封疆大吏，一个是身份卑贱的刑事罪犯。从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安禄山的命运悄然发生着改变。

经过简单的审理，安禄山偷羊罪属实，而且嫌疑人安禄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张守珪紧闭的双唇蹦出两个冰冷的字——棒杀。跪倒在地上的安禄山顿时吓得面如死灰。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会因为盗窃一只羊而丧命，量刑确实有些重，可是谁让安禄山赶上从严从重打击犯罪的“严打”行动了呢？倒霉

的安禄山既不能提起上诉，也无法经过死刑复核。

行刑人员走到他的面前，准备将他拖下大堂，拖向行刑地点。

当衙役手中挥舞的大棒落下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要因为这个小小的过错而过早地陨落。二十多年后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叛乱也会消弭在萌芽之中，可是小小的偶然往往会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安禄山展现出自己的过人之处。他知道自乱方寸只会丧失最后一丝自救的希望。

“大夫（张守珪兼任御史大夫）难道不想消灭两蕃吗？你为什么还要棒杀壮士呢？”这句给力的话语居然使安禄山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因为这句话触动了张守珪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话不在多、只要震撼心灵就会变得强劲有力。

此时，无论是身在京城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还是远在边陲的张守珪，无不如何降服桀骜不驯的契丹和奚而一筹莫展。

此言一出，张守珪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居然能够说出如此豪言壮语的胡人罪犯。

虽然很多人经常将重视内涵和内在美挂在嘴上，可是谁也无法否认外貌的重要性。在《水浒传》中，晁盖七星聚义想要抢劫生辰纲时，之所以力邀白胜加盟便是因为他独一无二的长相。他那丑陋老实的外表不容易引起负责押运生辰纲的军官杨志的疑心和警觉。

如果安禄山相貌平平或者丑陋不堪，张守珪自然会认为他不过是说说大话而已，可是安禄山身材魁梧、体形健硕，硬朗的外形和豪迈的话语聚合在一起便带来强大的心灵震撼。这让求才心切的张守珪心动了。

张守珪不仅释放了安禄山，而且将他留在军中效力。

在唐代，门荫、科举、荐举、入流和军功无疑是步入仕途的最主要的五种途径。

门荫是“官二代”乃至“官N代”的政治特权。高干子弟可以根据父亲或者祖父的品级和贡献直接获得官职。“门荫”这条路对出身卑微的安禄山而言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科举无疑是广大寒族子弟实现政治理想最宝贵的机遇，当然这条路对目不识丁的安禄山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使他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要想通过科举入仕也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因为标榜“以才取士”的科举考试比拼的绝不仅仅是才学。

关于科举考试的潜规则数不胜数，门荫是赤裸裸的“拼爹游戏”，而科举却是暗流涌动的“拼爹游戏”。

《唐摭言》中记载的一件事让我们不禁为标榜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考试背后的黑幕惊叹不已。

大和二年（公元 828 年），太学博士吴武陵向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推荐大才子杜牧，并呈上杜牧所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

根据前人的描述和自己的想象，杜牧用大气磅礴的语言勾勒出阿房宫的壮美画卷。如此雄伟的阿房宫最终被项羽烧毁（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让很多人唏嘘不已。可是通过现代考古挖掘，阿房宫夯土层上根本就不存在包括瓦当在内的秦朝堆积层，而且根本就没有火烧的痕迹。

《汉书·五行志下》明确记载：“（秦朝）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史记》也有这样的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这说明阿房宫其实根本就没有建成，自然也就不会被项羽焚毁。

尽管如此，气势恢宏的《阿房宫赋》仍旧堪称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阿房宫赋》自然会让主考官崔郾惊叹不已。

吴武陵趁机说：“请侍郎大人点杜牧为状元。”

“已经有人了！”

“实在不行就第五名！”

崔郾陷入无尽的沉默之中。

“如果第五名都不行，那就请把这篇赋还给我！”吴武陵的言外之意是以杜牧超凡脱俗的文采考取第五名其实是屈尊的。

这句最后通牒般的话使得崔郾不得不答应了吴武陵的请求。在吴武陵的积极争取下，才华横溢的杜牧仅仅取得一个第五名。

可见暗中的博弈早在开考之前便已经开始了。考试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

因为在考试之前很多名次就已经排定了！

在科举诸科目中，进士科最受唐代士子的钟爱。进士科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五十岁进士及第仍可称为“少进士”，足见进士科竞争的激烈程度。

对于极少数成功抵达胜利彼岸的人，真正的考验不过才刚刚开始。

进士甲等及第者授予从九品上阶的出身，而绝大多数乙等及第者仅仅授予从九品下阶的出身。

唐代贡举考试与后世最大的区别是只给予行政级别而不直接给予官职，要想真正当上官必须通过吏部组织的铨选。当然也可参加科目选或者不定期举行的制举，不过这两条路更难走。

铨选可是社会关系和个人背景的大比拼。由于僧多粥少，进士及第者往往要等许多年才会得到一官半职，当然也有人一辈子都没能等到当官的机会。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进士及第后“三举于吏部，卒不成”。韩愈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对于没有什么背景的寒族及第者而言，他们就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眼前一片光明，却找不到出路。

与科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门荫。李隆基得知宠臣王毛仲喜得贵子后，当即赐予他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五品官。

唐朝正常的迁转途径是四考即四年进一阶，但这项制度从来也没有认真执行过。破坏规则的人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或者与之关系亲密的人，因为这些人破坏规则后一般不易受到规则的处罚。

即使不考虑循资格的影响，按照四年进一阶的升迁速度，如果一个从九品下阶的进士及第者要想达到王毛仲幼子的行政级别则需要六十年的时间。况且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如果没有过人的才华、出众的政绩或者过硬的背景，根本无法逾越正六品上阶这道坎。

唐代的官员可不是终身制，任期届满后要等待朝廷重新分配工作。循资格实行后，官员任期届满后需要停选一段时间，也就是下岗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而不是真的停选以及何时重新上岗还得看领导对你的态度。

荐举无疑是一条快速步入仕途的捷径。许多隐居在终南山中的隐士们，